

# 碾盘上的月光

魏青锋

门外有了噗噗踏踏的脚步声，不用看，准是母亲回来了。父亲挣扎着要起来。“爸，我来！”正在写作业的姐姐站起身，走到柴灶前，揭开锅盖，把给母亲留的饭菜端上桌。母亲没有立刻进门，她拿起门口的小笤帚，扑打身上的土灰。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每年治病要花不少钱。每年开春，母亲都要去村里的砖瓦厂打工。分产到户没几年，庄户人箍新砖窑的多起来，砖瓦厂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两座碉堡似的烧砖窑不舍昼夜地突突着黑烟。

母亲进了门，顾不得坐下吃饭，她过去掀开案板旁的面瓮看了看：“小米啥时没了？”“都好几天了。”我抢着回答。“哦。”母亲边应着边扛起角落里的半袋谷粒：“你俩拿着簸箕，小笤帚，跟我去碾小米……”“天黑了！”炕上是父亲的叹息声，“等白天我带着娃娃去……”

“你不管。”母亲顺手拿起一个面袋往外走，“今晚月亮亮，能行哩！”院子里，夜幕刚落下不久，初升的月亮，刚从远处的山嘴爬上来，远远近近一片朦胧的金色。

石碾在村后的半坡上，不远处是昔日生产队的饲养室。我们上坡的脚步声在静夜里显得有些纷乱，惊扰了路旁那些被月光濡湿的花瓣，融进月色的空气里又多了几分扑鼻的清香。渐渐升高的月亮影子似的跟着我们，从庭院到村巷，再溜达到土坡上。淡淡的月光像极了倾覆的染料，把地垄间升起的薄雾，染成一匹匹淡黄的轻纱，在拔节的麦苗和树林间缥缈着。窄狭的土路似乎被流淌的月色泡软了，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。

浅夏的夜晚，月光轻笼着碾盘、石碾和深色的木枷，神情倦怠的石碾伸出一截敦实的影子，倚着身后的土墙。土墙高处的国槐蓊郁着密密的叶片，落下来的月光像是树梢上盛开的花朵，远远望着，整个树冠有了辉煌的光晕。母亲把半袋谷子从肩上卸下来，随后接过我手里的小笤帚开始清扫碾盘，每天都有人在用石碾碾荞麦、碾辣椒，若混入辣椒或花椒那小米就不好吃了。碾盘清理干净了，母亲就倒入半袋子谷粒到碾盘上，月光把母亲的影子投射到土墙上，那一举一动像极了戏台上的提线木偶。母亲招呼姐姐和我过去推石碾，她一手帮我们推石碾，另一只手拿着小笤帚扫着被挤兑到碾盘边沿的谷粒。

不知不觉，月亮已升得更高了，也更加明亮。月光下三个人影围着石碾转动着，时而分得很开，时而又重叠在一起。碾盘上的谷粒也如同波浪一般涌动着，吱吱扭扭的转动声和谷物的碎裂声在静夜里显得清晰又突兀。我俩正饶有兴致地盯着碾盘里起伏的谷粒，姐姐突然惊叫一声，随后她拉过母亲的臂膀，我推不动了，也跑过去看母亲的手。月光下，母亲拿笤帚的左手，食指的指甲翻起来，指甲缝里都是血迹，半个手掌肿胀着，姐姐抱着母亲的臂膀嘤嘤哭起来，母亲的脸上挤出笑：“后晌装窑时被砖坯砸了一下，不要紧的！”可姐姐的拗劲上来了，她硬拉着母亲在旁边坐下来：“你歇会吧！”

姐姐擦拭了眼泪，拉着我重新推碾。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母亲看到我们额头一片亮：“你俩慢点推，夜里天凉，出汗了容易感冒！”

姐姐边推碾，边腾出一只手扫碾盘边的谷粒：“知道了，妈，你休息一会。”我和姐姐脚下不停。夜，静得像一间大屋子，月光下的一切都睡着了，只有头顶的圆月醒着，她是在监视着我和姐姐吗？我仰起脸，和柔和的月光对视。升上中天的月亮，正从棉絮一样的云层里穿过。此时那边传来细细的鼾声，劳累一天的母亲睡着了。头仰累了，我合上眼睑，那月光的清辉似乎有了细微的声音，在耳畔，在树叶间，在碾盘上沙沙地响，像细细雨丝的声音，再听，又像是风和石碾在窃窃私语。

赶在月亮偏西前，姐姐和我把谷粒都碾完了。随后姐姐又学着母亲试着把小米和谷壳都簸出来，小米装入面袋里，谷壳分开装进蛇皮袋，最后我才叫醒了熟睡的母亲，她看着我和姐姐忙完收拾停当了，疼爱地摩挲着我的头：“娃们都长大了！”

午夜的月光，洒在浅夏的原野上，洒在母亲和我俩疲惫的背影上，好像有无数银鱼儿在夜空中跳跃着。



专注 汪丽娟 摄

## 金鱼之殇

雷小丽

据说，喜欢养花的人，往往也喜欢养金鱼。先生时常吐槽我“养花得盆，种树得棍”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买来鱼缸饲养金鱼的兴致，在那片小小的纯净水域里，鱼儿每天在鹅卵石和绿植根须间游弋嬉戏，那么透明、欢快、自在，感觉这样的场景就是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忙碌的中年，感觉子夜才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。白天忙于工作、忙于琐碎，安顿好下晚自习在校附近租房住的孩子，再驱车回家，倦怠地窝在沙发上，透过阳台的窗户遥望星空发呆，然后打开学习强国平台为自己充电，间或盯着鱼缸观赏小金鱼静谧的模样，此时的自己惬意慵懒，时光宁静而美好。

那天，像往常一样，回家后靠在太空沙发椅上拿出手机，下意识瞄了一眼电视柜旁的鱼缸，却见那只小草金鱼横浮在水面，我自语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想活了？”说完，继续完成学习强国答题。过了会儿，发现它仍一动不动漂在那里，这才感觉不对劲，起身走到鱼缸前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只见小家伙那条细长灵动的尾巴不见了，再仔细一看，不但没了尾巴，连上下鱼鳍都被啃得七零八落。心里一疼，顿觉紧张起来，家里又没养猫，它的尾巴和鱼鳍怎会不翼而飞？不用说，定是那条最大的红金鱼干的好事。当时恨不得捏死那条大金鱼。于是一边责骂大金鱼，一边对小金鱼说：“都怨我，早上走得太匆忙，忘记给你们喂食了。但愿你能像壁虎那样，还能长出漂亮的新尾巴！”

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金鱼，自责、心酸、沮丧、难过，一齐翻涌上来。想到两年前它们被自己买回家，再忙也不忘给它们定期换水，每次换水前，都要先把水装在脸盆里放在阳台上晒几天，并为它们添食、清理鱼缸，就像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每天喂食的时候，鱼儿都会浮到水面，张着小嘴，嗷嗷待哺的样子惹人怜爱，撒下鱼食的那一刻，它们鼓着嘴，瞪着眼，你拱我，我拱你，翻跟头，打滚，调皮的样子实在有趣。看着鱼儿从那么一点点大长到如今的神气模样，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

尤其到了周末，忙完手边的事，常常会久久驻足观赏，多数时候，小鱼儿在水

里无忧无虑、逍遥自在，有时候它们悬停在水中，浪静风平，和谐共生，似乎进入了禅定境界，这时候自己仿佛也感受到了它们静若睡莲的神韵，也被禅定者的模样所抚慰，情不自禁莞尔一笑；有时候看着它们悠闲地游来游去，好不快活，不由会想起两千年前的那场濠梁之辩。庄子说：“鱼在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，这是鱼的快乐啊。”惠子说：“你又不是鱼，哪里知道鱼是快乐的呢？”庄子说：“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？”可是如今，快乐也好，痛苦也罢，我的小金鱼快要离我而去了，它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

就因为自己的一次疏忽大意，小金鱼才会弃我而去。原以为它活不过当晚，想着早上还要把它捞出鱼缸带出去埋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又忘了这事，直到夜晚回家才想起小家伙，于是戴上塑料手套准备把它捞出来。本想它的身体一定硬邦邦的了，没想到当我触摸它时，身体还是软软的，顿觉神奇，盯着它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它的鱼鳃仍然在一张一翕，说实话，当时震惊大于感动，没想到它遍体鳞伤没了尾巴还那么努力顽强地活着。于是赶紧换了盆干净的水，撒了几粒鱼食。尽管知道它可能再也吃不上，干净的水对它也不起什么作用。可出乎意料地是，小家伙在重伤断尾后，硬是以横浮的姿态持续了六天，最终方恋恋不舍地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它的眼睛没有闭上，依旧直直地盯着我，好像在埋怨我没有照顾好它，好不甘心。

捧着它小小的身躯，连同祝愿祈祷一起埋在楼下的一棵小树下。回想它六天六夜努力求生存的韧性，莫名感动起来。原本，任何生命都有自身的坚韧和强大！可近年来，也偶有个体的生命因承受不了环境的变化，而选择了自我毁灭，把不尽的伤痛留给了亲人和朋友。面对挫折、压力，如果人人都能像小金鱼那样珍惜生命，努力求生存，或许不久，就能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！这是莎士比亚为我们提出的世纪难题，鱼儿也许不知，可人类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：敬畏自然、热爱生命。

